

書名 貴華堂評論金雲翹傳二十回 清刊本

撰者 清 闕名 撰

卷 卷四

內容分類 集 小說 章回小說 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 69

編號 D86529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529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 69](#)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貴華堂評論金雲翹傳二十回 清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の注意事項](#)

卷四

聖歎外音
貴華堂評論金雲翹傳卷之

第一回

無情有情
有緣無緣
路吊淡仙
空遇金重

情之一字乃此書之大經苦之一字乃此書之大緯然情必待

境而生苦必待遇而出開卷豈能便見而此書無端突借出一

引子從虛形淡影中將翠翹終身情苦之境托出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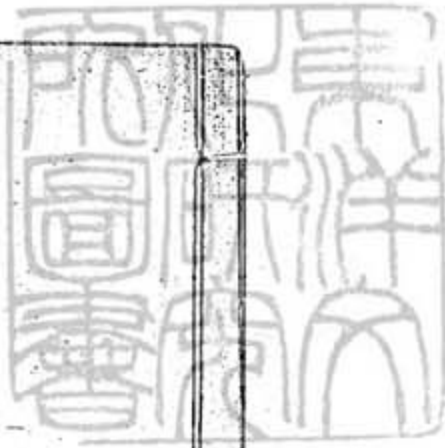
也老妙在同一情而細視之則各別金重遠遠而

其急到暮即請見見面即相思總相思即發誓妻



有心才大





金雲翹

四美卷之二

四
止

雙紅堂
小說
69(4)

止

聖歎外書

第十八回

王夫人劍誅無義漢
徐明山金贈有恩人

王夫人之報。可謂恩怨分明矣。在王東生。未嘗明正其坐視不救之罪。為小失耳。或亦想其愚懦無能。而但感其夙昔之愛也。既知感愛。則愛莫愛于徐明山。徐明山既愛王夫人。王夫人豈有不愛徐明山之理。王夫人既愛徐明山。則必欲保全徐明山。倘聳身其終身作賊。豈保全計哉。此王夫人所以謀勸徐明

肯心才以編次

王倫書

曹紅小堂
徐明山



科 2006

24

山降也。使降而當事推心置腹。如漢蕭王。則又何負于降哉。即不能料到底。然勸降正也。非誤也。不當以成敗論。

話說翠翹見徐明山去了三年。杳無音信。一日忽聞寇兵大至。居民逃散一空。從人皆勸翠翹遷居。翠翹道。我與明山有約。雖兵火不可擅離此地。爾等欲去則去。否則生死同之。從人不敢居相率而去。俄有大兵數千。將軍十餘人。突至繞其居。大呼曰。王夫人在麼。奉徐明山千歲令。迎請夫人。翠翹因出見道。只我便是。那眾將官併甲兵一齊跪下道。夫人在上。眾將士叩頭。夫人道。有勞列位。千歲爺今在何處。眾將道。千歲屯兵大荒。等候夫人。夫人道。既如此。即令起身。眾將又稟道。夫人少停。盃盞即至。王夫人下令道。此

地居民皆我姊妹。毋得劫殺。茲淫違令者斬首示眾。公下三

然。一境免遭屠毒。皆王夫人之惠也。俄有大將領車輦官娥而來。

見夫人打躬道。小將甲冑在身。不能全禮。叩參夫人。夫人道。重勞將軍。眾官娥磕頭道。奉千歲命。叩接夫人。夫人道。起來。迎接軍士。俱叩了頭。事完。眾將道。車駕已齊。請夫人更服登輿。官娥獻上珠冠霞帔。夫人穿戴起來。官娥扶上盃盞。前呼后擁而行。行至三日。方到大荒。早有二三十騎探馬飛來護衛。揚聲道。快報千歲。夫人來了。探馬如飛而去。不一時。炮响連天。營中旗號齊起。鼓樂喧天。刀鎗劍戟對。而來看見逍遙馬上。坐着一位。三山帽。大紅袍。碧玉帶。皂朝靴。白面秀眉。虎頭燕額。不是別人。就是徐明山。明山迎着翠

翹道夫人今日迎你從良。比郝生迎轉玉何如。翠翹道郝生之迎轉玉。不過借榮十大朝臣。犬王迎喜。則取諸自己。無牛後之羞矣。明山道夫人深得我心。迎到營中。又道久別三年。一朝重會。昔日布衣。今朝富貴。雖非裂土分茅。却也攻城拔地。威武可人。夫人因勸他休燒燬民房。姦淫婦女。恣殺老幼。明山從之。自是後兵到之處。便下令戒安殺姦淫。皆夫人之賜也。一日講起臨淄旧事。明山道這有何難。我點兵五千。洗蕩臨淄。替夫人報這深仇。夫人道罪人只有馬不進秀媽。楚卿切莫荼毒他人。明山道領命。就點兵五千。來掠臨淄。差健將史昭領細作先到臨淄。探訪馬不進等居住。千載里伏左右候。兵到日即便擒拿。若走脫一人。定以軍令施行。史昭得令而去。用差健將曹恩。刺令箭。樹立東家門首。男婦其老幼。雷豐奉令而行。又差大將下豹領兵五千。直抵無錫。擒婦官氏計氏。東官兩門人等。併薄婆薄倖。招隱庵中覺緣。一千人犯。俱要生擒。不許走脫。一个限期一月。在臨淄相會。下豹領兵而去。然後徐海擇定吉日。約會諸路。一齊出兵。到了這日。徐海對夫人道。今日之兵。為夫人發。是夫人報仇之時也。請夫人誓師。早人然後發兵。王夫人乃把酒誓師。三軍一齊跪下。夫人祝曰。皇天后土。同鑒此心。名山大川。同昭余念。王翠翹為父賣身。遭馬不進楚卿秀媽。併薄婆薄倖。計氏官氏之陷害。今仗徐公之威靈。與兵報仇。上告天地神明。然後發兵。兒汝三軍。無惜勤勞。為余振奮。言罷。

奠酒。三軍一齊呼道：願為夫人効力。憤怒之聲，山搖海沸。就令起行。不消幾日，已到臨淄地方。一聲炮响，殺將上去。地方雖有幾百官兵，怎敵得這大隊人馬。盡皆逃走。一日之間，直抵臨淄。官府居民逃七殆盡。徐海就于空地安營。早有健將史昭解馬不進等來請功。徐海分付帶在一邊。又有健將雷豐帶東家父子來見。徐海分付帶在偏營，好生看待。又有大將卞豹進營道：小將奉大王鈞旨，擒拿宦東等人，以拿至。止有東守外出，不曾拿得。特來請罪。徐海道：東守已在这里，人犯且帶一邊。卞豹領命而退。徐海請夫人出營道：無錫臨淄千人犯俱拿在此。夫人如何發落。夫人道：除殺棟家父子，其餘緣義，欲先酬德。然後報怨。徐海道：子下豹引覺緣燒人，四人營戰斃，跪下。俱口稱命，饒命。徐海道：四位起來，休得驚慌。你等與夫人有德，俱以免死。夫人叫道：東生，我便是王翠翹。你當時救我一死，我今全你父子性命。你妻宦氏，我已拿在这里。少不得要報當日的惡況。分付軍士取白銀一千，綢緞百疋，送那東生員回去。你要見你妻子，東廊下還可生見一面。東生聞言，方知是翠翹報怨。因跪求道：蠢妻寔該萬死，但東守既蒙夫人恩赦，蠢妻尚望推廣，再開一線生路。夫人哄道：你要我饒他，他當日奈何我，怎不一為挽回。東生道：觀音閣設策，夫人獨忘之乎。翠翹沉思半晌道：賴有此耳。留个活的還你。少刻領

人便是。你且回去。東生出來。便叫父先回家。自却往東廊下。來見
宦氏。只見宦氏母子。宦鷹宦大等人。都在那里。宦氏遠望見丈
夫。忙對計氏道。娘那來的。不是東郎。計氏一看。果是女婿。忙叫道。
東郎快來。東生走近前。大家痛哭。宦氏道。郎君怎也在這里。東生
道。都是你累我。因跌足道。小姐。你那花奴事發作了。宦氏聽了。一
時想不到。因問道。這話怎說。東生道。有甚說。王翠翹恨你母子刑
害他。他如今嫁了徐大王。特發兵拿你報仇。我以當日不知情由。
故得免死。你們自作自受。却將奈何。宦氏聽了此話。一似高山頂
上。踢了脚。連一頓足道。罷了罷了。我性命休了。今悔之遲矣。郎君
既與他有德。何不一言相援乎。因泣數行下。東生道。同舟吳越。猶
猶。况乎夫妻之間。曾于彼處哀求再四。已蒙開一線生路。你計
我少刻來領人。但磨滅恐未能免耳。語未完。中軍有令。帶各犯進
見。一齊拖擁而入。却說王夫人見東家父子去了。走下位來。以手
掩覺緣姥。道。覺緣師兄。可認得雁泉麼。姥。可認得花奴的。二
人看得呆了。夫人對覺緣道。我就是送你金鐘銀磬的。難道就不
認得了。又對姥。道。我就是被計氏打二十。發在你名下刺綉的。
難道相忘了。覺緣仔細看。說道。妹子你還在麼。前薄倖回來。說
你不服水土。死了。我捨不得你。替你設靈座。看經禮懺。不知道妹
子却在這里做娘。恭喜賀喜。姥。點頭道。原來就是東家的王
娘。我時常思念你。不知落在何處。原來恁般好。夫人道。特請你來

報恩。徐海道夫人勞二位庇救。時刻不忘。今幸相逢。大稱潤念。叫左右取黃金二百。白銀四千。一半送師父。以報庇救之德。一半送燒。以報全命之恩。二人叩謝受了。夫人分付設坐。首暫屈二位一坐。看我今日報仇。二人就坐在夫人下首。一聲鼓响。藍旗手唱名。第一起犯人進。下豹領宦氏計氏宦鷹宦犬薄倖凌凌等跪下。夫人道。薄倖。爾人入罪。薄倖賣良為娼。薄倖依誓。用劍刀割碎其身。喂馬。薄倖。梟丁首級。刀斧手應了一聲。將薄倖割下頭來。薄倖用草席捲起如束薪。把繩索捆緊。兩人拿定。一人舉到從薄倖脚上。直到頭割做百餘段。活。一個人立時。交收一塊肉。泥觀者。

驚得半死。報說到完。夫人分付。拌入草料。喂馬。計氏宦氏。虎。

也。凡事留一線。久後好相見。今日相逢。你不能活。宦氏連磕

頭道。夫人賤妾。寔該萬死。但求夫人念此狀。為經去而不究。妾非

不知尊敬夫人。但勢不兩立。不能割愛。分龍。遂這冤家。乞夫人

原宥。夫人低首移時道。欲食你肉。剝你皮。以消我恨。所以不死者

去則不追。尚有開籠放鳥之意。你之活罪。自不能許矣。我且問你。

臨淄劫我。果是何人。快此說來。少分你罪。宦氏道。行計雖是宦鷹

宦犬。發縱原是賤妾。他們不過依令而行。若將他來抵妾之罪。妾

心何安。夫人道。你還是个認怨的女子。叫刀斧手。將宦鷹宦犬斬

首。以為豪奴之戒。刀斧手應了一聲。就把二人割下頭來。夫人叫

左右將計氏拿下重責三十。左右一齊動手。官氏抱着道。願以身替姥。連忙跪下道。主母之罪。自不能饒。但老奴願替主母。夫人道。這個人情。大得緊。只便宜了這老潑婦。姥。你帶去罷。姥。謝了夫人。扶計氏出營。計氏年登六十。身為一品夫人。何曾遇這苦景。自無錫救來。受了無限苦楚。又加戰殺寒心。軍門殺人如麻。年高胆怯。已活。驚死了。姥。只得在營外守着屍。王夫人見姥。高胆怯。已活。驚死了。姥。只得在營外守着屍。王夫人見姥。領計氏去。分付宮女。將官氏跪剥衣裳。吊打一百。眾宮女應了一聲。將官氏頭髮扯起。衣服脫得精光。止留一條褲子。頭髮高吊。標上。兩個宮女。各扯一手。前後兩個宮女。各執馬鞭。一齊動手。一個從上打下。一個自下打上。打得如鯁落灰。場。鱗。逆。湯。湯。苦。苦。天。只是亂紅。渾身竟無完膚。割打。一。完。美。日。文。東。生。員。領。人。東。生。去。軍。士。應。了。一。聲。把。官。氏。放。下。來。往。外。拖。出。叫。東。生。員。領。人。東。生。連。稱。謝。見。官。氏。只。有。一。點。微。氣。東。生。嘆。道。妻。只。因。你。的。神。通。大。惹。得。刀。割。自。身。遂。一。邊。收。了。計。氏。屍。一。邊。扶。回。官。氏。到。家。將。息。半。年。方。好。不。提。且。說。史。昭。解。馬。不。進。秀。媽。是。御。進。營。夫。人。道。秀。媽。你。可。認。得。我。麼。秀。媽。道。小。娼。婦。不。認。得。夫。人。叫。找。起。頭。來。看。我。是。甚。人。軍。士。吟。唱。一。聲。把。他。頭。髮。找。起。秀。媽。認。得。是。王。翠。翹。連。道。小。娼。婦。該。萬。死。只。求。夫。人。饒。命。夫。人。哄。道。你。還。想。要。生。哩。天。灯。之。誓。如。何。消。釋。分。付。軍。士。將。秀。媽。用。桐。油。澆。起。頭。向。地。脚。朝。天。倒。點。天。灯。以。還。當。日。之。愿。馬。不。進。四。肢。用。棚。子。棚。開。挑。破。皮。膚。盡。其。

筋令他四肢分裂。以應彼誓。又用松香煎麻皮一鍋。大火鎔化。旁用大缸注水。將楚卿剥了衣裳。一人滾松香潑其身上。一人以冷水澆之。軍士得令。押下去。將秀媽澆成一枝大蠟燭。底下露出頭來。馬不進。已上棚子。楚卿裝得鉄硬。夫人叫點起蠟燭來。軍士將秀媽脚板上。就點起火。秀媽被火一燒。哀叫苦。夫人道。你也知疼。怎將別人皮膚。任意摧殘。秀媽暈死不能答。夫人下令抽馬不進筋。尸解其體。又令軍士扯去楚卿身上麻皮。軍士得令。將尖刀在馬不進搥筋處。割開皮膚。用鈎子鈎着筋頭。着力一抽。馬不進即時疼死。連拔三四條搥筋。馬不進肢體即時分裂。夫人分付酒。在海中喂魚。以報漂泊之惡。楚卿被松香麻皮膠定。內裡還裏活。自夕面展動不得。軍士走近前。只摸有幾塊皮。頭兒的筋在一把。扯起。楚卿皮膚已被滾松香潑爛的。不用氣力。一扯連皮。就是一塊下來。那消半個時辰。將楚卿剥得赤利。的一个血淋淋樣。皮雖剥去。人還是有氣韵。又令取灰水。澆在楚卿身上。登時發起大泡。候時腐爛為膿血。肉落骨枯而死。夫人起謝徐海道。妾無限深仇。仗大王天威。一朝洗盡。雖肝腦塗地。不足以報厚德也。徐海道見不平。便起于戈。是吾徒本色事。卿今此已雪胸中之氣。想亦少平。吾必要使卿重逢父母。然後吾之願賺矣。夫人再四稱謝。覺緣起身辭行。夫人道。道兄此去。欲飛錫何方。覺緣道。要往越水去。夫人道。未知道兄去後。能再晤否。竟緣道。晤期不遠。只在五載之

間。夫人道。然則道兄通慧矣。覺緣道。余寔不知。因遇了一位三合道姑。得聞玄解真詮。他深明休咎。先知未來。說我今歲定遇故人。于于戈之內。五年間當得再遇。余初不信。今見賢妹報仇。又在干戈之中。前兆既符。後事自應。聞此。在越水之濱。我正要去尋他。夫人道。于祈代我問個結局。覺緣道。領命。夫人分付軍士。護送到平淨地方。然後回來。覺緣深謝而去。徐海下令。大寫三軍。為夫人作洗冤會。軍士各上賞賜。吃了三日賀功酒。然後一聲炮响。引兵回大荒。去四方寇掠。兵威日盛。督府遣參將卜濟。遊擊仇饒。領兵一萬。前來迎敵。與徐兵遇于途。徐海對夫人道。我兵到處。未曾有一人敢來迎敵。今日僥倖遇着一技官兵。待我與他親見一陣。以狻弱者休來。仇卜二將見徐海威風凜凜。殺氣騰騰。搖斧躍馬。在前一冲一撞。宛如天神下界。一似惡煞臨凡。卜濟見了。對仇饒道。你為遊擊將軍。直拔距先登。仇饒道。你係正將。何獨推我向前。二人你推我阻。不敢迎敵。明山見這光景。大喝道。這樣官兵。也叫來迎敵。眾軍士跟我。我端管逐并馬。搖斧。大喝一聲。渾如空中霹靂。一馬當先。直取仇饒。仇饒不敢向前。急令守備空混交戰。空混沒奈何。挺鎗躍馬來迎。明山大寫烏官受死。空棍打一个寒噤。倒撞馬下。明山赶上。砍為兩段。揮兵大殺。卜濟仇饒抱頭逃生。那敢納亂竄。被明山殺得屍橫遍野。血流成河。遂乘得勝之兵。長驅直進。

不上三日。連破五縣。軍威大振。忽報督府兵至。明山方下令收軍。見王夫人道。我向魏中國無人。亦不料撮空如此。早知如此。吾出兵久矣。夫人道。大王威非人授也。妾思朝廷甲兵。亦非全弱。但太平已久。主帥不習兵戈。不嫻戰鬪。一聞金鼓之聲。一見殺伐之威。便手足無措。誰敢抵敵爭奇。但廟堂之上。雖無豪傑。而草莽之中。寔有英雄。天下苦兵已久。必勤招募。若穴間豈無奇才異能。應募而起者。大王威名遠播。聞者喪胆。妾謂大王不患無威。但患大勝之後。忽起驕心。將驕則兵懈。兵懈則勝負難必。願大王臨事而俱。好謀而成。量敵而進。慮勝而會。則霸王事業可卜。徐海大喜。直。此言有理。遂傳令三軍。嚴明刁斗。肅整隊伍。敢有換越前後。交頭接耳。大驚小怪。妨礙軍甲。不利夜巡。不謹拘事。不怠者。俱以軍法從事。令下。三軍肅然。各遵法度。兵勢由是大盛。忽報督府差人招降。徐海叫綁進來。軍校得令。綁一老人進來。跪在地下。徐海道。你是何人。敢來虎穴拚鬚。講得通饒。你這顆頭顱。講得不中聽。須知我劍會吃人肉。那老人戰兢道。小老兒姓華名仁。督府老爺。久知大王。乃當今豪傑。不勝羨慕。欲為朝廷招降。恨無人通好。要差官將來。又恐觸大王之怒。因見小老兒居住在大王帳下。之下。久沐恩波。故差小老兒前來。說大王擁兵于此。雖雄振一時。然終非結局。莫若上順天心。下恤民命。歸順朝廷。自當封侯裂土。顯祖榮宗。封妻蔭子。豈不美哉。何苦不生而殺。以亂為安。為天下

萬世議論也。願大王熟思之。徐海大怒道：「這老賊怎敢來引誘我。我在化外，雖不能開疆拓土，也不失道寡稱孤。你却叫我投降，甘為走狗，搖尾乞憐，受那文官的烏氣，言語可惡，惱人心目。叫刀斧手把這老賊去了舌頭，刀斧手應了一聲，抓住華仁頭，便欲開刀。王夫人止之，刀下留人。因從容對徐海道：「兩國相爭，不斬來使，降不降在我，何干來使。若殺了他，恐天下謂大王不能容物耳。且華仁奉使而來，有功無過，殺之不祥。又閉了後來賢路，妄聞成大事者，有容天下之量。今一華仁至，不令生還，無乃自示隘怯乎。願大王免其死，勞其酒食，令華仁歸去，揚布恩威，宣言德勇，使他們既去，吾之威勇，又服我之恩德，留一無用之人，為我播無窮之名，所得不亦多乎？」徐海稱謝道：「夫人之言是也。」乃命解了華仁的綁，

本當殺你，使督府知威。夫人說你是無用之人，不足辱吾刀斧，故饒你命。你今回去，拜上督府，可說投降非細務，未可以口舌誘也。必欲某降，除非戰勝某，勢窮力屈，方可來議。說罷，賜以酒食。華仁叩謝而去。回報督府，細述徐海之言。督府聽了，憂形于色。華仁道：「老爺且寬心，尚有一機會可圖。」督府道：「有甚機會？」華仁道：「徐賊雖未可料，而徐賊所愛的王夫人，我看他語言之間，頗有歸降之意。若通得一線，便可借以縶賊耳。」督府道：「既有此機會，不可失也。因重賞華仁，遣出，遂集眾官問道：「吾欲遣一官去說徐海來降，誰人敢去？」羅中軍出應道：「願往。」督府大喜道：「你去極好，但要善觀。」

方畧。我聞徐海勇而多智。善於而得軍心。我不以官將招降。而以華仁去者。以彼曾與徐海識面。冀其軍中。或有熟者。然後好乘風而入。今他說徐海夫人王氏。有歸降之意。而徐海又暱愛之。這一功。只在此婦人身上可成。我這里。備黃金三千。白銀十萬。彩緞十端。玉帶二圍。寶珠一斗。犀杯四十對。錦袍二套。珠冠一頂。戎帳一牀。你去誘以歸降。則朝廷賞爵夫榮妻貴。福祿終身。外選使女二人。送去伏侍王氏。勸他來降。我聞他乃北京女子。為父陷身娼戶。流落臨淄。鄉國父母之念。甚重。便囑使女。以此動之。大約事成八九矣。乃招能事婦女入賊營行計。有一罪人女。宣義娘。其父是人命下賊。嘗行計。代人贖罪。督府批作以糧放其父。其夫願給二婦衣囊。與白銀二百。叫他帶入賊營使用。其父其夫。叩稟督府。願隨送行。督府許之。羅中軍帶十餘名健步。并宣義喻恩二女。徑往徐營而來。行了數日。將近徐營。被巡邏軍喝道。何方官將。敢到此驅馳。羅中軍道。我乃督府麾下中軍官。奉督府命。來見大王。巡邏軍聽了。便去通報。徐明山問多少人。巡邏軍道。只有一官。隨行。不過十餘人。又有一車輛。明山道。此必以利誘我降也。令軍士設油鼎。以待着人。召中軍進見。羅中軍入營。見營中鎗刀密佈。庭中置有滾油鑊。旁列五百校刀手。徐明山端坐在上。手扶長劍。疾視中軍。羅中軍長揖道。羅某拜見。明山大怒道。何物烏官。如此無

禮。叫軍士拿去。送了羅中軍。唬得雙膝跪下。口稱大王。饒命。明山
笑道。你恁的胆量。怎敢來作說客。殺你徒污我劍。你且說來。我先
你烹。羅中軍嚇得呆了半晌。方說道。奉督府命。說久慕大王之高
義。着小官薄獻不腆。以為大王壽。使女二人送侍夫人。王夫人從
旁道。如此是督府差來送禮的官。須禮貌他。明山咲了。挽起羅中
軍道。孤與中軍取咲。何着驚如此。遂與中軍見禮坐下。問道。中軍
到此。有何見諭。羅中軍道。督府聞大王乃豪傑之士。愿與交歡。今
特差小官。獻黃金三千。白銀十萬。玉帶二圍。錦袍二套。彩緞千端。
寶珠一斗。犀杯四十對。珠冠一頂。戎帳一牀。使女二人。望乞咲留。

明山道。某與督府素昧生平。送這厚禮。必有甚事。請中軍直說。
軍道。督府多上拜。上大王說。為冠非。以之計。非必處之地。

皇軍方隆。英雄並起。以天下之大。士民之衆。苟殲一方。亦無難事。
但聖明体好生之德。勅諭招安。督府推仁人之心。躬勤撫順。愿大
王改邪歸正。為皇家之干城。同享富貴。共礪山河。愿大王少留意
焉。明山道。多謝督府厚意。中軍明教。這事非細。關係甚大。一有不
到。身命難保。中軍請回。厚禮不敢受。中軍道。納降不決。小官不敢
苦強。督府之禮。望乞收下。明山道。怎好受他禮物。王夫人道。彼以
禮來。受之無害。却之不恭。莫若受其來禮。而以寶物答之。有何傷
乎。明山然之。叫軍士收了禮物。軍士得令。出營。須臾。献上金珠玉
帛。二女子宮妝艷服。磕了頭。明山道。到后營。伏侍夫人去。就取夜

明珠二顆。珊瑚樹四對。轉答督府黃金一百。白銀一千。送羅中軍。其餘隨來士卒。每人賞銀十兩。致意而別。那二女見王夫人磕了頭。未知說出何話。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假招安明山殞命

真斷腸翠翹消劫

明山不死於降。而死於降。而不設備也。既不設備。則王夫人勸其束甲以待何也。非明山慮不及此。蓋有天意焉。大都東南之

塗炭止此。明山之賊運止此。王夫人之劫數止此。故不嫌疑

而一旦消除也。若就人事論。改和歸正。雖死猶生。王夫人何嘗

也。兵不厭詐。殺之可也。王夫人被陷於賊。力為勸降。非賊也。乃

功臣也。縱女子不便封賞。令其黃冠歸故里。骨肉團圓。豈非仁

政哉。奈何以一首軍。為西子作五湖計。此迫之死明矣。比殺明

山更慘。既而當事亦不得其死。噫。誰謂人事不關于天道哉。

話說宣義喻恩二女。入后營見王夫人。磕了頭。并首督府招降之

意。夫人若勸得大王投降。則夫榮妻貴。衣錦還鄉。為朝廷命婦。豈

不光顯。若在化外。勝負終未可必。夫人原是孝女。今欲與國家出

力。勸得大王歸順。更君國之宵旰。救生民之塗炭。功莫大焉。德莫

厚焉。昔為孝女。今為忠臣。當題請天子。旌獎夫人。榮歸故里。父子

團圓。生則列鼎，死則血食。望夫人以君國為重，以生民為念。朝夕
 圖維，以成乃功。夫人低頭不語，暗想朝廷為尊，生靈為重。報私恩
 為小，負一人為輕。且為賊不順，從逆當誅。正費躊躇，忽徐海道寧
 后管對王夫人說起招降一事。夫人道：「大王意見如何？」徐海道：「寧
 為雞口，勿為牛后。只是不降的好。不降其便有三：一降其害有五。
 攻城掠地，無人拘束，一便也。金帛女子，惟吾所欲，二便也。勝則長
 驅直進，不勝則捲甲退回，三便也。降則必受天子誥命，官有官箴，
 少失守則問罪，一害也。降則要受文官驅使，畧不遂意則加彈劾，
 二害也。不降則威在我，降則調往他方，其勢在彼，三害也。兵權在
 手，雖天子亦不得輕降，則兵權去一，力士足以擒之，四害也。江南
 之地，被吾身毒，死盡官民，一不怨，惟降則此害不存，五害也。」

吾五害也。以五害之凶，揆三使之利，其不宜降也必矣。夫人道：「大
 王所見亦是。即此五害而權宜之，亦未見其不利也。受天子之詔，
 命而不任其官，守罪將奚問？受大明之官職，不受其驅使，彈劾安
 加？為天朝臣子，而不離險要，勢安在？于彼名歸順，而身不入廟堂，
 力士何所施？其擒按兵不動，束甲以待，勢仍在我。彼雖欲還報，其
 能之乎？以妾言之，降則不惟有五害，而且有五利。況不與非久，現
 之輩，寇盜乃不得已之為，惡可惡，于此且哉。與大王祖父皆受
 天子平成之福。今者殘彼疆土，塗彼生民，掠其金帛，擄其子女。天
 子憂惶，食不下咽。宰臣悲憫，眉不自舒。屢招撫，皆体上天好生

之德以無事為榮者也。萬一天子振怒，召六師以討伐，大王能保其必勝乎？若欲圖王定霸，非德位時俱有，智仁勇足修不能也。德位時三者，俱在天朝，而智仁勇又未全在大王。區區以甲兵之利而欲圖大專，必不可成者也。又聞識時務者，呼為俊傑，乘此兵精威盛之日，因其招撫而降之，必得高官，終身共享富貴，此上策也。徐海遂決意道：夫人言之有理。今督府兩次人來，未得降意，我且進兵，他必又有人來招撫，遂發兵前進。且說羅中軍回見督撫，備說徐海與夫人的話，獻上明珠珊瑚，督府道：他雖不降，但受禮物，便有通好之意，再得一能事的陳說利害，方可啗矣。忽報徐明山

大兵長驅直進，州城恐不能守，急求援兵救助。督府幕賓劉便道

軍飛馬知會徐明山。明山有心歸降，駐兵以待。利生到營，蓋旗手報過，明山叫請利生入營，行禮坐下。明山道：今日先生光降，必有明示。利生道：小生聞大王高風，願求一晤，向因無物為贄，不敢空見。今特送富貴為贄，見不知大王肯叱留否？徐明山道：承先生高情，擲以富貴，孤豈不心悅，以聽先生之教乎？利生道：別人送富貴，必令大王進一步，小生送富貴，只要大王退一步。明山道：請問先生退步之說。利生道：退無他法，惟歸降而已。歸降則有榮，無辱富貴不可勝用矣。明山道：孤想歸降，其間不便甚多，故躊躇未決。利生道：請問不便如何？明山道：孤扎兵化外，稱孤道寡，有日。今一旦

歸降。位不過總兵。爵不過二品。雖受皇封。未免削色。一不便也。國家重文輕武。歸降必受文官欺侮。况文官平日積怨甚深。能保其不謀孽乎。二不便也。將士相隨多年。狂放已慣。歸降則必削我軍威。分我大衆。調我別任。我等任夫。安能復受此輩愚籠。三不便也。利生吁道。大王過慮。似覺未便。若小生論之。極便。目今盜寇橫行。天子明詔。能平寇者萬戶侯。今大王肯束甲歸朝。而殲盜寇。則封侯立至。稱孤道寡。何以異也。國家雖重文。大王非無用之蔭襲。兵權在手。求為交歡。而不可得。敢謀孽乎。大王之兵。自歸之。大王散與不散。皆由我。彼惡能愚籠也。大王肯降。小生即以此論。申請督府。轉達天子。為請三事。然後議降。何如。明山大喜道。誠如先生言。王原意。却之不恭。謹登尊賜。生回見督府。細陳大王之意。討三事之約。再來回復大王。明山道。先生之為某慮。可謂周備矣。利生作別。回見督府。道明山之意。督府道。如此。則名為歸順。是則抗衡也。萬一稍不如意。則狼心復發。將誰歸。此事未便。利生道。時甚難得。機不易遇。今明山擁百萬之兵。若以對敵。未知勝負誰在。幸以三書招撫之勤。王氏于中之說。慨然愿降。今因其所約而敗之。彼必以從前招諭。亦屬牢籠。約八路之兵。以薄我師。為害甚矣。莫若將計就計。詐以三事。令佐貳官。與之訂盟。約日發兵迎降。外張鼓樂。內伏大兵。乘其無備而攻之。明山可誘矣。小生之計如此。不

知大人之意何如。督府大喜道：「先生之計，國家之福也。乃令通判權宜遊擊鈕合同利生復往徐營定盟。明山迎入，禮畢，權宜道：「先生奉督府命，特來定盟。大王有河高論明山道，某以三事免利先生轉達督府。未知肯允否。權宜道：「督府致意大王，此三事極便宜，無碍。大王歸降，自然崇隆名號。若化外有未平者，正欲借大王威武振押外邦，而招撫亡命。大王欲內仕，即上疏奏明，欲在外土為東南之藩屏，自然二刀保奏明山道，化外狂夫，不堪與天朝文武趨險，得為海外功臣足矣。因與之軟血定盟，盡歡而散。明山退入后營，對王夫人道：「始講歸降，吾深覺其不便，今為卿苦勸，行之反覺甚便。殿外明得封誥，則不與叔母之邦，跪請徐海之外，竟不殿此。夫人道：「此天子之福，國家之幸。大王之威，督府之德，將士之功，妾何力焉。徐海大喜，分付設筵慶賀。大勞三軍，諭以歸降之意。且云：「得官榮歸鄉里，各軍歡呼振地，徑無鬪志。俱收拾行糧，作歸家之想。器械衣甲，竟置不理。刁斗不嚴，隊伍不列，旌旗不整。巡察下，蓮飲酒自樂，交頭接耳，殊非昔日之軍營矣。明山亦以既歸天朝，不必嚴兵肅伍。與王夫人放心暢飲。細作打聽得這個消息，忙報與督府。督府道：「他憑一面虛詞，而竟不設備，是送死也。令遊擊張能領兵五千，從東路殺進。恭將李興兵五千，從西路殺進。總兵徐謀領兵五千，暗伏迎降軍中。斬王夫人，直取明山首級。王氏有

功朝廷。悞傷者斬不赦。張李二將領兵先行。督府下令。大張鼓樂。高扯代天招撫杏黃旗。軍中暗藏襲營軍馬。個個雄勇。先着利生見明山。道迎降之意。明山大喜。令排香案迎接。對天人道。莫非其中。有詐。我整兵以防。不然何如。夫人道。彼以迎降來。設兵反開疑端。若示之以誠。令招撫者好安心。上奏。明山深然之。乃令軍士大開營門。輕袍寬帶。悉除武備。以待。又令利生報知督府。督府大喜。催軍前進。徐兵見官兵鼓樂喧天。軍中高扯代天招撫旗號。報知明山。明山同夫人出營觀望。明山着了一驚。對夫人道。中計了。此非迎降之兵。乃襲營之計。你看他殺氣激揚。士卒忿怒。急令三軍。整備廝殺。軍士初聞迎降。捲甲束戈。何曾打點戰鬪。忽聽得此令。慌得有鞍無馬。有兵無甲。忙做一團。明山披掛不及。急叫備馬。已卸鞍。怎來得及。忙叫抬斧來。斧未抬至。大兵已到。一聲炮响。陰謀引軍。一齊殺入。明山上馬不及。手無寸鐵。往後就走。奪得官軍一把朴刀。奮勇步戰。抵住陰謀馬步相入。大戰十餘合。被明山一刀。砍傷陰謀馬腿。翻身落馬。明山飛步來殺陰謀。忽張能趕至。救了陰謀。接着廝殺。鬪至十餘合。明山身中數鎗。全無懼怯。李千一軍又至。并力夾攻。明山退後。就走。李千飛馬趕來。明山回手一刀。削去。正中李千胸膛。落馬而死。張能趕至。陰謀一馬。又至。明山手中朴刀已折。一手抓看一個軍士頭髮。冲鋒迎戰。打出外營。勇不可當。張能見此賊勇而耐戰。即令一千弓箭手圍而射之。弓箭

手得... 齊發。明山提着两个人在乱箭中。橫冲直撞。猶然不
屈。約有一時。身之中箭。幾無完膚。遍身疼痛。漸上不振。大叫道。夫
人。慢我。夫人。慢我。長嘆而死。立而不仆。兩個時辰。諸軍方敢近前。
猶聞嘆聲。退走數十步。見尸不動。然後知其真死。即報陰謀。張能
二將見此光景。令軍人推之。如石鑿成。如金鑄就。那里推得倒。忽
翠翹為諸軍擁至。見明山死立不仆。翠翹哭道。彼英雄士也。因妾
苦勸歸降。不得其死。怨氣不散。故雖死猶立。待妾親拜慰之。對死
屍拜祝道。大王。妾真慢你。然終不敢獨生。以辜大王厚德。說畢。放
聲大哭。徐明山立的屍首。把眼一睜。泪如雨落。屍亦隨仆。翠翹以
頭觸地求死。諸軍急救之。得免是役也。元兇被誅。將士死亡。而寇
遂平矣。歸而獻凱。督府督府召翠翹問道。是功。寔成于你。你有甚
說。翠翹道。徐海因信府命之過。乃致敗亡。幸悼此點。肫誠。以一杯
浮土。掩其骸骨。妾愿足矣。言訖。因更不能語。督府亦惻然。令收徐
海屍葬。分付設大享于轅門。賀功。諸軍俱有犒勞。酒半酣。督府道。
吾聞王翠翹能胡琴。善新聲。今日賀功。當令之行歌。侑酒。以助筵
中之樂。諸將皆曰善。乃召翠翹。翠翹不敢不從。含泪提琴。撫今思
昔。將所作薄命怨。弹出心戚于中。聲形于外。嗷嗷。嗚嗚。
一座之人聽之。皆為不樂。及至彈完。督府問道。此是何曲。令人聞
之。悽慘如此。翠翹道。此犯婦幼時所作薄命怨。今事到其間。果應
此詞。撫今追昔。不覺興亡及此。情愈不堪耳。督府道。吾觀子之才。

色豈無問奇之人何必惡于亡賊乎。翠翹低頭不語。兩淚交流。時督府酒酣心動。降階以手拭翠翹。翹道。卿無自傷。我與子偕老。因以酒戲。彈之道。此雨露恩也。卿獨不為我一色哄乎。翠翹擬醉。熟視。移時道。亡命犯婦。怎敢奉侍上台。但見兩行清淚。與既去之波。一轉秋波。奪騷人之魄。督府益心屬之。乃以酒強翠翹。飲翹低頭受之。各飲。俱起為壽。督府携翠翹手受飲。殊失官度。夜深席散。次日天明。督府想起翠翹昨夜之事。暗悔道。這事豈是我大臣所為。若收此婦。又碍官箴。欲縱此婦。又失我信。不如殺之。以滅其迹。又轉思道。因彼平寇。誰人不知。功高而見殺。何以服天下之心。留之不可。殺之不忍。如之何。則可想了。半晌點頭道。得之矣。將

彼賞一軍人既滅其逆又不殺其身豈諱我乎

亦有平寇之功。免你之死。今將你配一永順軍長。可隨他終身。不翅泣道。妾命薄。失配徐海。以國家事大誘而殺之。愿求老爺開籠放雪衣。令翠翹黃冠歸故里。以遂歸順之初意。若配軍長。非妾愿也。督府道。念你之功。恕你不殺。以配軍長。何負于你。乃詔所謂永順首長。問其無妻者。以翠翹配之。即令回軍永順。首長遂携翠翹同去。翠翹不得已。含泪從之。登舟長發。諸軍為首長作宴慶賀。舟泊錢塘江上。大家同飲。飲至夜來。眾軍各回船去。睡。首長道。娘子睡了。罷。翠翹道。且坐一坐。首長見他歡無半點。愁有千端。也不敢相強。翠翹決意自盡。恐人救起不雅。故捱至三更。忽見冰山一座。

自海門湧上來。轟雷怒震。可聞數百里。翠翹問道。此是何聲。酋長道。這叫故潮信。翠翹因潮信二字。頓悟道。如此。這是錢塘江了。酋長道。正是錢塘江。翠翹暗想道。我該在這裡結果了。劉淡仙十五年之約。其在此矣。回首一看。恰好有筆硯在船中。遂舉筆題詩云。

十五年前有約。

今朝方到錢塘。

百世光陰火燒。

一生身事黃梁。

潮信催人去也。

等閑了却斷腸。

題畢。大呼道。明山待我厚。我以國事誤殺之。殺一酋而屬一酋。有何面目立干人世。我今一死。以謝明山也。飛身跳入江中。酋長急救之不得。眾中俱驚起。時潮頭正長。立脚不住。怎能打撈救人。渾至天明。只得拿那辭世詩來見督府。督府深自愧悔。然事亦無及。

矣。分付地方撈尸。自收葬。不提。且說曾緣自臨淄別了翠翹。

越地訪着三合道姑。學他修煉之法。因記得翠翹托他問終身之事。遂乘間問道。王翠翹與弟子有情。不知他是何因緣。墮此惡趣。三合子道。大凡人生世間。福必德修。苦因情受。翠翹因為情滅。遂成苦境。是以金屋之地。不敢留久。斷腸之天。往來促駕。烟花債苦。受兩番青衣罪。深經一案。刀兵內。伴虎狼之魔君。波浪中。作魚龍之寢食。方能消此劫數。覺緣大驚道。若如此說。則翠翹終身已矣。哉。三合子道。你且勿慌。幸喜他初為情迷。不犯淫亂。后遭苦難。純是孝心。今又不念狎昵小恩。而重朝廷大義。則功德大。而宿孽可消。新緣得結矣。你既與彼有情。可俟其錢塘消劫時。掉一葦寶筏。

渡之續其那前盟亦福田中一種也。覺緣聞言大喜道：弟子謹受教矣。但不知何處續此情願。三台子道：你不必尋他。他自來尋你。覺緣聽了，就在錢塘江邊造一個雲水庵住下。買一隻小漁船，將素絲結成一張網，又催兩個漁人自督他日。夜架了。到了這夜，翠翹跳入江中，恰好跳在覺緣網內。兩個漁人是有心救人的，一見有人跳入網中，即忙拽起。那漁船早隨波流去數里。覺緣將網解開，扶出翠翹，替他換了濕衣。翠翹倒在船中，尚昏迷不醒。恍然見劉淡仙來說道：妾候姐上久矣。不知姐上因賣身救父，孝德動天，勸順保民，忠心貫日，且從前苦已歷盡。今日劫又消完，自此福祿生身，情緣如意。斷腸會昨已除名。斷腸詩今當奉璧，徒使妾空盼數年。因將舊題的斷腸詩遞與翠翹。翠翹正要問他，忽耳畔有人喚：濯泉快些甦醒。把睜眼一看，見覺緣坐在旁邊，因問道：妾已投江死矣，為何與道兄相會。莫非是冥途做梦。覺緣見翠翹醒轉，歡喜道：妹子休要猜疑。你投江是我救你。翠翹聽了，方坐起來道：我投江是一時烈性，師兄如何得知。覺緣道：因妹子前日托我問三台道姑終身。他說你前劫已消，后緣將續。故着我在北停舟救你。翠翹道：這等說來，你是我再生父母了。只是這小舟如何能藏身。恐督府探知，奈何。覺緣道：妹子勿憂。我已預造一庵在江邊，為賢妹藏身地矣。遂叫漁人乘夜將舟搖至庵前，梢上扶翠翹入庵，隱藏不使一人知道。正是：心如開籠雀，身似再發花。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金千里苦哀了招生魂
王翠翹喜致了完宿願

人之賦情有淺深情淺人之不得深即猶情深人之不得淺也
束生見翠翹生受磨滅未嘗不啼哭然哭殺而不為之計
亦非不愛之不痛之而不為之計只是生來種得情根淺惟此
一哭便是千尺之桃花潭水矣此外了不知有上天下地之路
故惟坐視而聽天由命也若金生之歸自遼陽翠翹已銀瓶落
井矣金屋無人矣大哭一場兩場悲哀半年一年亦可漸止
矣況有翠雲續盟是翠翹雖去而代翠翹者未去也近者親遠
者疎人情乎金生乃初臨清后臨淄訪而又訪問而又問若不
知離而有合者誠信稍平便不辭跋跋而訪錢塘消息即聞其
死而設祭招魂若不知有死生之隔者此其情無古無今豈挑
花潭水所能及萬一哉此吾所以鄙薄束生也究徑死而生離
而合意外團圓使深情人終不墮落于缺陷之天何其快也說
者曰地已傾西北矣乃齊死生一味荒唐作者之罪出莊子上
吾則以為天滿東南字是五色石作者之功不在女媧下
不言翠翹隨覺緣在雲水庵居住且說金重同父到了遼陽收拾
叔子喪事并店中本錢耽閣四個月方得回來趕到家中即到攬
翠園中來訪翠翹此時翠翹已去四月王家亦搬往別處金重尋

舊迹窺矚絕無一人乃問隣人隣人將王家被事翠翹賣身細說一遍金重大驚失色即時訪尋到王家見矮牆小屋殊非昔日規模耐不住叫道王兄在家麼王觀走出見是金重忙答道金兄幾時回來的請到裡邊坐金重隨入客舍二人禮畢王觀向內裡道金兄遼陽回來了快烹茶裡邊聽了這話沒頭沒腦一齊哭出來金生忙上前問為何王員外王媽上道金家哥我女兒命薄遭我家遇難賣身救父不能完君姻姻臨行再三囑托叫我將妹氏代償盟約又說今生不能與你諧連里愿到來生續此盟言罷放聲痛哭金重起初還怕王員外不知于今說明便捶胸跌足撞頭磕腦大哭起來叫一聲妻怨一聲命越哭越哭越悲直哭到口吐鮮血死去移時甦而復哭先前王員外哭得凶後來見金重哭到這光景只得收了眼淚到去勸慰他道木已成舟哭亦無益徒自傷耳金重咬牙道難道我妻流落他鄉我就罷了我明日使差人往臨清去訪問若下落雖破家蕩產也須叫缺月重圓二令愛高義非不甚愿但不忍負人令愛一段熱心王媽上以翠翹留下的別詩別書等物件付與金重金重每讀一句嗚咽一聲大家觀之莫不泪下次日金重出偏宅一所接王氏家眷移入居住叫王員外作書一封打發蒼頭到臨清訪問翠翹消息去月餘回道並沒有个馬監生金重號哭不止其父恐其過憂成病就與翠雲納采擇日成姻雖男才女貌極其相得而言及翠翹則涕泗交流

其歲同王觀俱進泮。王觀念終事之德，往拜謝之。終事慮妻以女以成兩家之好，是年金重王觀皆中鄉榜，二人親往臨清探訪，並無消息。越三科，金重中了進士，就丁父憂，服闕，選山東臨淄縣令。舉家眷到任，一日翠雲對金重道：「我昨夜夢見姐夫，莫非此處覓得音信麼？」金重頓悟道：「夫人不言，我幾錯矣。」臨淄清只爭一字之別，安知非失記之誤也。我明日升堂，查問衆衙役，看是何如。翠雲道：「老爺之言是也。」次日金重升堂，喚兩班皂快問道：「十三年前這裡有個馬監生，在北不取討王翠翹為妾，如今事體如何？」衆皂快見問無言可答，內一人道：「十三年前事小的後輩，那裡曉得老爺若要查問這陳年事績，除非查問那都來得便，知道金重道都來得是誰皂快道是本縣皂的班頭，他在衙門中多年，如今老了，住在家裡，金重聽了，即差去喚，都來得來，都來得見喚，不知甚事，即來見金公，跪下道：『老爺頭，金重道都來得，我要查問十三年前一個馬監生娶北京王翠翹為妾的事，你可曉得麼？』都來得道：『老爺要查問這件事，小的盡情知道。那馬監生名喚馬不德，生平好酒貪花，家業蕩盡，遇着一個龜婆，名叫秀媽，十分相投，就跟秀媽做幫龜，替也當家，專一騙討良人婦女，假名取秀，帶回為婦，非止一人。十三年前假姓富翁到北京娶一女子為妾，其女名叫王翠翹，十分標緻，胡琴善新聲，帶了回家，要他接客，那女子性烈，自刎一刀，救了一日一夜，方能救醒，後來用一個

調虎離山計。挽出一個浪子。名喚楚卿。誘翠翹逃走。中途拿住。捉回家中。剥下衣服。吊起樑上。打了數百皮鞭。翠翹受刑不過。落了火坑。過了三年。嫁一個東秀才。又被他大娘宦氏劈空拿回。無錫百般苦楚。熬煎不過。奔走他方。不知怎的。嫁了一個大王。兩年前。兵主臨淄。支解了馬。不進活剝了楚卿皮。倒點天灯。償報了秀媽。殺了宦氏。斬了宦鷹宦犬。碎剝了薄倖薄婆。東家父子俱免死。姚公道姑皆有厚贈。真是個有恩有義的女子。以後事情。小的不曉得。金重道那大王。叫甚麼姓名。都來得道。這事可問東生員。他在這裡開緞鋪。喚來問他。便知端的。金重叫拿個名帖。到緞鋪。請東生員來見。東生見請。帶了公服來見金重。金重請入後堂。見禮畢。坐下。金重道。王翠翹與我有姑表之親。因父難。被匪人所賺。今有一差役。誣講翠翹的事。十分明白。但不知他所隨的大王。是甚人。聞兄知其根源。特請來相問。東守道門生為山妻之累。在被軍營。耽擱獨久。乘間細問軍人。道主帥姓徐。名海。字明山。乃是越人才。雄文武勇冠三軍。片席相逢。兩俠人毅。便揮金為令。表妹贖身。移居賊上。一去三年。成了大寇。率兵十萬。取令表妹為夫人。六兵所至。無不全捷。目今駐兵閩浙。聞督府屢三招降。不從。因夫人之勸。約束三軍。不淫婦女。不殺老幼。不掘坟墓。東南半壁。皆受王夫人之德。其餘不能盡知。金重聽了。啼吁泪落。送出東生。回得對岳父母妻子。妻舅細講一番。个个心酸腸斷。人上泪。

滴情傷。因在任上不敢放聲痛哭。只是吞聲忍氣。金重思量欲弄
官尋訪。想道：干戈載道，殺人如麻。軍營嚴肅，怎麼插得身子進去。
沒奈何，忍之切之，念之想之，想之無及。與翠翹、胡琴、焚一回翠翹的別
詩、彈一回翠翹的胡琴、焚一回翠翹的遺香。咏畢琴罷香盡之時，
覺翠翹隱隱而前，嚶嚶而語者。此其別詩精神疑注，故見于物者
如此。金重自此之後，不痴不顛，如夢如醉，過了三年。改調為福建
南平縣令。王觀登用，選了揚州四府。二人商議道：限期尚早。我聞
錢塘賊勢已平，且到浙江尋訪翠翹消息。然後去到任，未遲。商議
已定，稟過父母。父母大喜，一同起身，竟往浙江。一路無詞，到了杭
州，租個大寓住下。細細訪問，方知徐海已死。翠翹功高不賞，賜與
赤雁首長官。夜三更在錢塘江上投水身死。金重聽得此言，放聲
大哭。一家哀號，遂收拾祭禮到錢塘江上，設立牌位，致祭翠翹。奠
酒三杯，欲作祭文。筆為哀阻，乃歌宋玉招魂辭以挽之。

魂兮歸來，東方不可以託些。長人千仞，惟魂是索些。十日代出，
流金鑠石些。彼皆習之，魂狂少釋些。歸來歸來，不可以託些。魂
兮歸來，南方不可以止些。雕題黑齒，得人肉以祀。以其骨為醢
些。蝮蛇蓂，封狐千里些。雄虺九首，往來儵吞人。以益其心些。
歸來歸來，不可以久淫些。魂兮歸來，西方之害，流沙千里些。旋
人雷淵靡散，而不可止些。幸而得脫，其外曠宇些。赤蟻若象，玄
蠃若壺些。五谷不生，藜藿是食些。其上爛人，求水無所得些。彷彿

是庵前。大家一齊擁入庵堂。只見尼僧向內叫道。濯泉妹。你一家眷屬。俱在此間。快出來相會。叫聲未絕。翠翹早已走出。看見父母弟妹。并金重。俱立在庵堂。忙走上前。扑入王員外王媽懷裡。放聲大哭道。你女兒受得好苦也。只道今生不得相見。誰知又有今日。王員外與王媽。上抱定道。我兒。只道你為我受磨死。不料還有性命。只是苦了你。王觀翠雲。都趕上前。扯手捉臂。叫喚姐。金重不便上前。只喜得眉歡眼笑。翠翹方立起來。拜了父母。又拜謝金重。又與翠雲王觀并終氏。一一拜見。拜畢。大家坐下。翠翹細說前情。說到苦處。大家莫不悲痛。說到報冤處。大家莫不快暢。王員外道。這都曉得。只是你投江死了。是誰救你。翠翹道。就是這覺緣道兄。買了漁舟。又結成細網。日夜在江中。方救了孩兒一命。王員外道。這等說來。他是你重生父母了。因向覺緣。倒身下拜。王媽金重王觀翠雲亦下拜。覺緣慌忙答拜。拜完起來。王員外就要叫轎抬翠翹去。王媽道。且慢。他一身道妝。惹人猜疑。因叫翠雲將帶來的衣服。與他換了。翠翹推辭道。女兒歷盡苦境。今日得見父母。可謂萬幸。但此身已為世外之人。只好伴師兄在此修行。足矣。覺緣道賢妹。你這話說差了。你之扮道。不過從權。如何伴得我王媽。道。兒不願多說。你便立地成佛。我也不放你。翠翹道。隨父母去固好。但師兄恩我深重。如何捨得他。道。如此方好。就消連師父同接回去。另造庵供養。有何不

個不難處。只

道如此方好。就

邀覺緣同去。覺緣道：多謝美意。但今日同去不得。待貧尼收拾庵中物件。明日到尊寓來。就是翠翹聽了。方歡喜換衣。隨父母進城。到了寓所。金重叫家人設筵賀喜。翠雲因對父母道：女兒有一事稟上父母。王員外道：你有何事。翠雲道：金重與兄弟各有官守。地方異地。不能同往。這事須早料理。遲不得了。王員外道：料理何事。翠雲道：女兒之配金重。元為姐。賣身行孝。不能踐盟。故叫女兒續此姻緣。今幸姐。死裡逃生。則身盟同在。今不早踐。更待何時。王員外道：此論有理。可擇吉成親。王觀道：路途之中。不必選擇。今日相逢便是良辰。就以此酒為姐夫姐。合卺何如。王員外道：有理。金重聽了。滿心歡喜。翠翹忙說：舊日盟約。有但時移事遷。只好

付之流水。再休提矣。金重道：賢妻此言大謬。所謂

今時事雖遷移。而此情無變更。今賢妻轉視為流水。此何意也。翹道：非此之謂也。夫妻恩愛。誰人不欲。但女子從人。必以貞節為貴。譬之月滿輪也。花含苞也。今妾不幸。遭此百折千磨。花殘矣。月缺矣。尚細顏欲撩殘髮。而為新人。以配君子。妾獨不愧于心乎。為今日計。惟有長齋綉佛。慰父母之傷心耳。君若人志清。作世外交可也。這事寔難從命。金重道：賢妻此言愈大謬矣。大凡女子之貞節。有以不失身為貞節者。亦有以辱身為貞節者。蓋有常有變也。賢妻之辱身。是遭變而行孝也。雖屈于污泥而不染。今日之逢。可謂花殘而又發矣。月缺而又圓矣。賢妻又何嫌何疑而忍視蕭郎

如陌路耶。王員外夫婦俱道賢壻之言有理。翹兒推辭不得。王親
翠雲又皆苦勸。翠翹沉吟半晌。方說道。既金郎一片至誠。父母弟
妹。又萬分撮合。妾若苦以推辭。未免矯情。但細思之。花燭之事。不
敢有違。衾枕之薦。一一從命。至于巫山雲雨。妾已狼藉東西。若必
作海棠新試。則是羞妾也。辱妾也。妾決不從也。金重喜道。既諧花
燭。得共衾枕。予愿足矣。我何敢多求。王員外與媽。只認做女兒
的門面話。也不管他。就叫排重花燭。鋪下紅毡。令二人同拜。金重
看見早站在紅毡之上。翠雲就挽扶翠翹。翠翹便不推辭。與金重
同拜天地。拜畢。大家擁入洞房。看他二人飲了合巹。方才退出。金
重見衆人退去。重別銀灯。再將翠翹細視。只見星眼勝騰。紅蕖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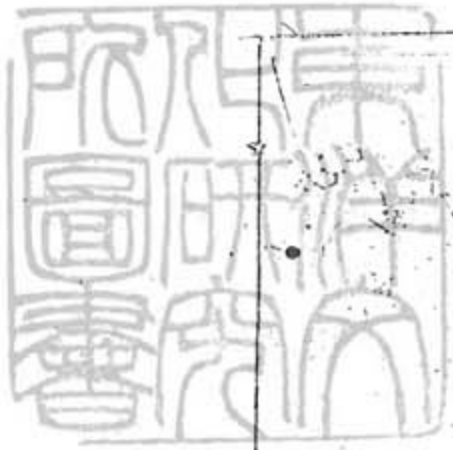
翠翹細視。只見星眼勝騰。紅蕖映。因爲輕鬆綉帶。悄解羅襦。共入鶯鶯。

指望。撫摩到情濃之際。漸作貪想。誰知翠翹恩則如膠。愛則似
漆。但一聞交歡。遂爾拒絕。及金重屢求不已。翠翹乃直言道。此
身殘敗。應死久矣。以郎愛我。出之格外。故舍羞以相從。若不及于
褻狎。使妾忘情。尚可畧掩顏面。以對君子。若必以妾受辱者。辱妾
是郎。非愛妾也。是仇妾也。妾又何感于郎。倘曰歡無所寄。嗣無可
求。自有妾妹相承。何必以薄命之妾。為有無錢。且妾受辱之貞。惟
此一線。倘郎必弃此。一線而污滅之。則妾惟有一死。形消。不致
復侍巾櫛矣。金重聽了。不勝驚訝。道。元來賢妻。非
傑甲人。今既以千古烈婦自待。我金重再不敢妄矣。也。徑是豪
也。徑是豪

起身來。穿上衣服。向金重下拜道。謝知已矣。金重急披衣下床。把住道。卿何鄭重如此。二人講得投机。又喚侍女。重整金樽。相對而飲。金重因說道。記與卿相見時。胡琴一曲。至今餘音在耳。今幸相逢。請再彈一曲。何如。就以侍兒取出胡琴。奉與琴翹。琴翹接來。歎息道。妾昔日就此。不知為此所誤。今日再見君子。始知此琴聲。乃是惡聲。反悔已遲。但今日相逢。自是故人。當為君一彈。遂撥動冰絃。信手成音。隨心作曲。初嘈。漸清。一轉。一調。忽爾溶溶。和如春暖。香似花開。清若月明。嬌如燕舞。聽一聽耳聰。思一思心醉。想一想。魂消。聞一聞神蕩。金重聽到快心。處不覺。其美。道。昔聞之。今聞之。洋洋。卿殆苦盡甘來矣。琴翹彈罷。因問。官宦家。豈有闌箴。從此以後。不可復聞矣。金重道。技妙至此。何能忘情。琴翹道。郎不忘妾。請再展別技。以移君情。遂命侍兒。取出筆硯。題詩十首。憶昔見君子。不復知有生。始知兒女性。即是兒女情。見郎百事肯。只不。郎余。恐將來。流蕩入。一身既許君。如何。改調。奈何生不辰。倉皇。賣身為救親。親救。自。若更死此身。知節不知義。時。顛沛亡。處。離碎。死得沒聲名。死又何足貴。風塵關人多。胡以悅強暴。若亦暫相從。深仇何以報。勸降者正道。殺降者不仁。妾所行正道。何以知誤人。是之非妾心。其死寔由妾。所以錢塘江。一死盡于節。

自甘薄命人。真還虧湯債。多感佛慈悲。又留此身在。
 今日重見郎。不復知有死。願君早死情。慎終如慎始。
 翠翹題完。送與金重道。此妾情也。愿移君情。以就我。金重看完。說
 道。卿此情。真情也。至情也。貞烈之情也。我何敢復萌棄卿之情。請
 賢妻忘情可也。翠翹大喜。二人復入綉幃。百種歡娛。只不言雲兩
 之事。次日起來。同拜見父母。金重就與翠雲說知此事。翠雲又對
 父母說了。大家贊羨不盡。翠翹想着覺緣。與金重說了。即差人去
 接。差人去了。來回復道。廣門大開。覺緣師父。也不見。只見佛前
 香。押着一帖兒。小的拿來。回復老翁。重接下。同眾人看道。
 古門救人始成終。願君夫貴以三。
 若問吾身何處去。常伴孤一半空雲。

大家看了。嘆息道。原來覺緣是個仙姑。只道昨日匆忙中。不曾酬
 謝他。懊悔不已。大家又在西湖時。賞數日。因憑限緊急。不敢
 久留。金重與翠翹翠雲。往福建南平上。視同終氏。回揚州上
 任。王員外與王媽。因才免翠翹。捨不得遠離。直送到任上。住了
 一年。方回兒。不在任上。過了二年。二人做官清正。金重行取。陞了御
 史。王觀陞了湖廣副使。王觀因親年老。不忍遠離。遂告假致仕。在
 家供養父母。後不翠雲終氏。各生一子。嗣繼書香。金重一夫二妻。
 不分大小。琴瑟鐘鼓。曲遂室家之樂。直傳至今不朽。
 金雲翹傳卷之四終



上海圖書館藏

卷之二

七

3117